

世纪末的黑洞

他们怀抱梦想，
却跌入欲望难填之人间黑洞。
周伟、著
风光无限的他们，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看书扫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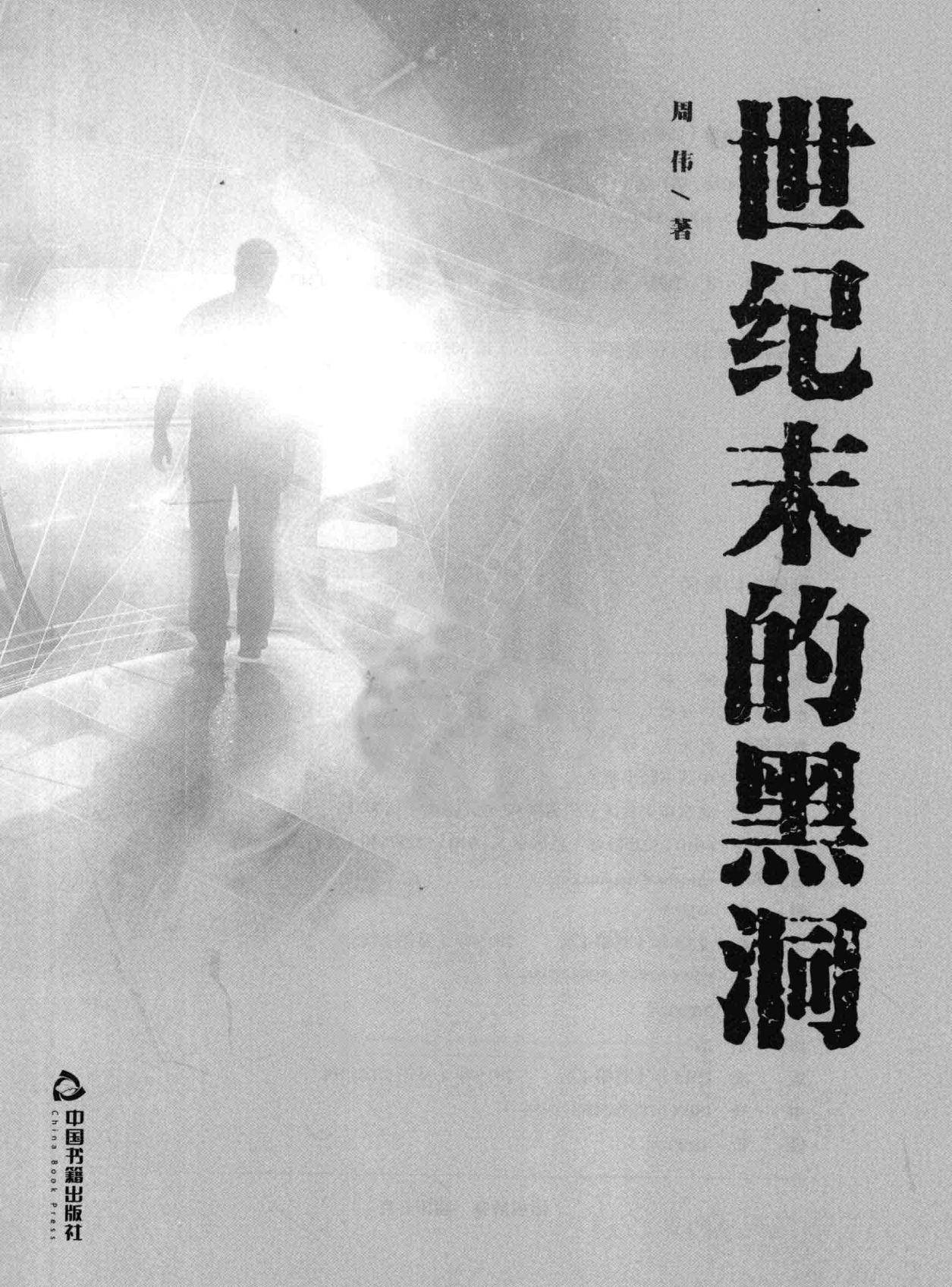
和阅读方式：

编辑短信：99595959 发送至10658080

手机也能随时随地阅读本书

世纪末的黑洞

周伟 /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纪末的黑洞 / 周伟著 . — 北京 : 中国书籍出版社 , 2014.3

ISBN 978-7-5068-3956-3

I . ①世… II . ①周…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05300 号

世纪末的黑洞

周伟 著

图书策划 武 斌 崔付建

责任编辑 卢安然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字 数 360 千字

印 张 27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3956-3

定 价 48.00 元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暴风骤雨	001
第二章 重新定位	039
第三章 开始旋转	080
第四章 眼花缭乱	122
第五章 谁主沉浮	176
第六章 混声合唱	240
第七章 尘埃落定	319
第八章 回首黑洞	380

第一章 暴风骤雨

快到世纪末的时候，中国人，可能还有全世界的大多数人，陆续知道了宇宙间有种物体叫黑洞。它们应该叫什么什么星，但不，它们叫洞。它们是很有魅力的东西，把一切都吸引过去了。

那天周继才既没有意识到还有十几年就是世纪之交，也不知道黑洞的存在。他和全世界一起盯着电视屏幕，目睹卡尔·刘易斯被本·约翰逊在汉城奥运会超出，然后追上去和后者握手。本·约翰逊没怎么理他，一双大眼睛在漆黑的脸上眨呀眨的，显得格外白。

至于后来本·约翰逊在卫生间里半天憋不出尿，再到尿检呈阳性反应、金牌被取消并爆出了那个世纪最大的体育丑闻，周继才都是后来在医院康复中才知道的。刘易斯和约翰逊站上起跑线时，他刚起来没多会儿，捧着皮蛋粥半天没朝嘴里扒，伯父在一旁催，他也不知回答了没有，本·约翰逊就冲线了。冲线后他头甩来甩去，白白的大眼睛没有任何表情，就是不想理睬任何人。

嘿！这就是英雄本色！周继才扒了两口粥。这些人都是那个味，你看足球场上，不管是谁进了球，他就拼命跑并做出各式各样的姿势，任队友们在后面追。

嘿！不声不响就把全世界给镇住了！周继才在心里承认自己没料到是这个结局。他把碗朝桌上一搁。找人聊聊去！他对追问的伯父说。

要变天呐！

就到巷口！

伯父怔怔地没说话。他回来的这几天，感到侄子很不对劲。是自己这次没带什么东西回来？周良熙问过自己，可他这次是为回国定居而回来的，已经向侄子解释过。侄子当时愣住了。

怎么样？周良熙问。

什么？

我，跟你伯母回来？

啊，回来吧。他站起来说，回来吧。然后就走了出去。周良熙看着他赤膊站在门口的阳光里左右打量。从那时候起，侄子就不太理睬他。他想了一夜，觉得有可能是为了房子的缘故，于是他就在从日本回来后的第三天早上推开了侄子的房门。侄子赤膊睡着，手脚摊得很大。周良熙把门带上。这两天他都在等机会和侄子谈谈，但他总是一抹嘴就走了。

其实，周继才并不在乎这几间老房子。他的心凉透了。人人都在出国。人人！连没有海外关系的都走得呼啦呼啦的，可是自己的伯伯……他在国内只有我这么一个亲戚呀！

周良熙是解放初出去的，刚结了婚。周继才的爷爷喘不上气，躺在床上断断续续地说，你安顿下来……就把你弟弟……接出去……我……不指望啦！父亲后来告诉他，你伯伯跪在床前哭得跟什么似的。

然后出国就紧了。周继才的父亲先娶了一个女人。她等了两年，眼看没人来接，又不愿背“有海外关系”的名，就跟人走了，害得周继才的父亲好几年没着落。父亲续娶的女人原先结过婚，男的可能去了台湾。她在三十四岁时生下周继才，自己却死于难产。父亲说医生当时问是保大人还是保孩子，还叫他签字。我没签！我怎么签？周继才懂事后问过父亲一次，父亲两手乱舞，像是受了不公正待遇，但周继才觉得父亲并不太难过。

父亲到死都没等到伯父回来。

周继才等到了，不过伯父并不想接他出去。你出去干什么呢？日本的经济没根，迟早要出问题的！你看着吧！我让你堂兄弟们都到美国、法国去了，你去干吗？周继才第一次提出，伯父就那样说。

周继才瞪着这个似乎是城郊结合部的老头，懂啥呀你？他在心里说。他估计伯父在日本没混好，父亲临终时说：伯伯的地址你有，让他带你到日本去，现在又允许了。父亲等得真冤！周继才那时就觉得没指望了，不过后来还是在信中提过几次，伯父用毛笔给他竖着写半文半白的回信。周继才看了个大概。没戏。去他的吧！

此刻，周继才兴冲冲地朝巷口走，他的确没想伯父所想的事。看人家跑的！过了终点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嘿！他在脑子里重播着那个画面：卡尔·刘易斯追上去祝贺。晚了！周继才笑着说出了声。

在巷口开店的小老板算是半个体育迷。没什么人来买东西，他把一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搁在货架上，在凉椅上躺着看。拖鞋悬挂在瘦骨嶙峋的大脚丫上，上了发条似的晃，只有接电话时，拖鞋在他脚底上贴紧片刻，电话一放又晃动如初。公用电话业务是他最大的收入，这个店现在显然做不下去了，正找人接手。小老板姓姜，头长而扁，完全没有广东人的模样，人们都叫他生姜头。周继才晚上没事时就趴在生姜头的柜台外，两条腿来回倒腾着驱赶蚊子。他们看着粒子很粗的电视画面，在没有香港电视连续剧时，他们就看体育节目。生姜头经常叫不出体育明星的名字。你成天看什么呐你？周继才说，太业余了！生姜头脚上的拖鞋只停了一下，接着又晃动起来。我记那个干吗？他说。

怎么样？周继才站到柜台外面。电视里是即将颁奖的领奖台。

那个黑人真牛！

他叫本·约翰逊。那个卡尔·刘易斯也是黑人！

我知道。可是他比他黑。

他祖宗离开非洲比他祖宗早呗。

电话铃响了。喂？你等着，找你的。生姜头躺着把电话举过柜台。

找我？喂？周继才立刻愣住了，生姜头的拖鞋在他眼里晃成一片。
这……？要变天呐！

对方的声音在此后的几个小时里一直在周继才脑子里响：你走不走？
就这个天，不走钱我也不退。

马上就要出来了，可真够慢的。生姜头接过话筒放好。

周继才没回答，慢慢地朝回走。

喂，你不看啦？

一声闷雷这时炸响。周继才是怎么回答或是否回答了生姜头的问题，
他俩后来都想不起来了。

那天下午，周继才在自己的房间里坐起来又躺下去，周良熙几次从门外听见他说“六千块，六千呐”，可是门刚推了个小缝，周继才的目光就立刻投射过来。使周良熙不敢开口，那种目光充满警惕，又像是充满仇恨，贼亮贼亮的。从门缝中周良熙还看见侄子床上摊开着那套好衣服，橘黄色的法国鳄鱼T恤衫和有点苹果绿稀稀的毛麻长裤。平时他总是一回家就把它们挂上衣架，今天竟随便摊在床上。

今晚侄子要有事。周良熙可以肯定。可能是一笔生意，金额超过六千，也可能光是利润就超过六千。对于做过一段海鲜生意却没挣到大钱的侄子来说，六千绝不是个小数目。周良熙赶紧把门拉上。要是他真能把事情做起来，自己再从资金上、管理上帮帮他，那周家就在各方面都令人羡慕了。周良熙的嘴角挂上了笑。他早早地做了饭，还冒雨出去买回了叉烧包，催侄子多吃。周继才心事重重，没怎么说话。让他自己先想，周良熙对自己说，并猜测着侄子最终会向自己问些什么问题。

但侄子什么都没问，只是在临出门前说我走了。他套上骑自行车的雨披。
别骑车吧，外面看不见！

我不骑。周继才刚走出去雨披就被风压在他身上，裤子的下半截顿时变了颜色。

至于侄子出门后是怎么在海上被海浪颠来颠去、又如何被海岸警卫队抓回来，周良熙始终没有搞清楚。第三天他终于鼓足勇气走进医院观察室，面对侄子那惨白如纸的脸，气得不知说什么好。

有许多事情周继才自己后来也想不起来了。他是在通向大石村的小路口下的车，司机说什么也不肯再朝里开。周继才只好摸黑走，身上早已湿透。一道闪电闪过，大石村还很远。他跌了一跤，撑起身子对着风雨破口大骂：操你妈的……一声炸雷这时在头顶响起，弧光在眼前的一棵树上窜来窜去，整个树身顿时红了，像刚出炉的钢铁。那是棵榕树，悬垂到地面的气根发出耀眼的光芒。周继才目瞪口呆地看着树“滋滋”地暗淡下去，后面再跌跤时也不敢再骂了。雷击树的事周继才一辈子就看过那一回，他永远记得，也记得当时的预感，不过他很少向人说起。那会儿他心里冰凉，只顾跌跌撞撞朝前赶，直到一束手电光照在他脸上。

谁？甘蔗丛中有人喝道。

我啊。周继才惊魂未定。

手电光从甘蔗里挣扎出来。剩下的那笔钱呢？打手电的问。周继才说这儿看都看不见，到船上再给吧，少不了你的。但手电光照在周继才的脸上一动不动。

在这儿呐。周继才的手伸进裤裆，手电光也跟了下去。当时周继才犹豫过，可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没停下转身回去把已经付了的六千块钱忘掉。

手电光中，他的手在裤裆里掏啊掏，掏出一叠软撇撇的钞票。

老姚迅速地查看了一下，朝黑暗中晃动手电，有人冒了出来，一言不发地接走了钱。跟我来。老姚说。

刚才雷劈了那边的一棵树，你看见没？

别说。

整个树像烧电焊一样冒火星。

别说！不吉利。

周继才不明白这个“不吉利”是仅对那天夜里的事有效呢还是一直有

效，不过他当时就闭上了嘴，而老姚那天夜里跳下船以后就再也没了消息。

哎哟！黑暗中周继才绊了一下。你把手电筒开着啊！

你想把边防武警召来？快走吧！

怎么选这么个……天？

你要偷渡，我要赚钱，这天对我们都有好处。老姚说。

船黑乎乎的一下子冒了出来。老姚纵上甲板，悄无声息。哎哟！周继才碰到了什么东西上。这是他妈的什么鬼地方啊？哎哟！

老姚一把揪住他的衣领，从牙缝里一字一句地说：要是不想坏事就闭上你的嘴！老姚嘴里喷出强烈的腐臭，周继才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发出那样的味道。十来年后他办了个养老院，在一个老人临终时，周继才俯在他嘴边听最后的嘱托。那时他又闻到了那股味，他一下子明白了十几年前老姚嘴里那股味道的含义，也明白了那天夜里是非死人不可。大树在眼前生生遭雷击，分明是个神喻。

老姚掀开帘子。进去，别说话！

烛光摇曳了半天后，周继才看清了这是一个封闭的船舱。舱里已经有几个人了，个个浑身精湿，不知是雨还是汗。烛光又一阵晃动，老姚探头说都别出声，马上就开船。你，他指着周继才，找地方坐下。

坐哪儿呀？

随便坐，就这么大地方。老姚又不见了。

喂，你看着点！

周继才忽然愣得说不出话来。坐在他旁边的人他认识！你不是谈……谈志军吗，政府大院里的？

所有的目光全都集中在谈志军身上。

谈志军低下了头。他本想悄悄出去，让人觉得他消失了，钱的事也不了了之。没料到在这么窄小的船舱里会有人知道他的身份。

你可真会装！周继才说。

有一次周继才和另一个鱼贩子为生意动粗，双双被拉到市场管理处。

他们被训了四十几分钟，主要是因为那个鱼贩子不停地撕报纸擦鼻血。周继才被罚了五十块钱，还被强迫着与那个鱼贩子握手否则不让走。周继才走到门口时嘴巴又犯了贱。呸！这他妈的算什么？管理处几个人把周继才揪回去，然后送他去上学习班。谈志军那次把他整得好苦。你以为这是你拳头的天下？可能吗？自不量力！你破坏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大好局面！你承认吗？啊？态度还是有点不端正。好，我得在你身上多花点时间。谈志军只多花了自己两天的时间，可周继才的那点海鲜全臭了。后来他们也见过面，谈志军骑车带着广播员小孟和整个市场的目光歪歪扭扭地在鱼摊子前停下。是你？

周继才想说骑车带人这算是什么，可他还没来得及说他们就走了。走了不远小孟回头看他，大概谈志军说了些什么。周继才的目光却一直跟着小孟，她也说不上漂亮，就是浑身都散发着那么一股劲，叫你浑身热烘烘的。那天他们什么都没买，因为小孟在人们的注视下什么都看不上。

引擎在这时响起，周继才忘了还想说的话。走了。有人嘟囔了一声。全舱人都舒了一口气，可其中的大多数没过多久就永远消失了。

船颠簸得厉害，大家都憋了好一会儿。第一个人“哇”地吐在船舱积水里，引起其他人火山喷发般地乱吐一气，臭气充斥船舱。周继才撩起帘子，外面的声音停止了所有的呕吐。

“……命令你们停船……”探照灯光在滚动，雪白的浪从船舷边升起，重重地倒在甲板上。喇叭喊话声听不分明，但毫无疑问是海岸巡逻队。

老姚冲进来。要是不想被抓住这儿有救生衣！他抓过一件自己穿上，大家立刻抢成一团，直到一个浪头扑进舱里，他们才稍稍回过神来，都盯着老姚看。

我得走，老姚说，要是抓到了我就是死罪！

现在？！周继才叫道。

老姚没理他，在船舷边一闪就消失了。

啊？！他们过了一会儿才互相打量，只听到喊话声越来越近。谈志军

站起来，把包里的东西朝T恤的前胸揣。一时间人人效仿，个个变形。

谈志军朝舱门走过来。周继才说，现在跳？

等着被抓回去？谈志军反问。那是他那天夜里说的唯一的话。周继才被他们猛地撞到一边，几个人在舱门口你争我夺。抢着去死啊！周继才大叫一声，这才恢复了秩序。

巡逻艇已经很近了，周继才能看到探照灯后面的人影。海浪继续砸下来，白花花的泡沫顺着甲板流淌。有人指着大海说了什么，但周继才听不见，只有风声、海浪声、高音喇叭喊话声。

第一个跳了，第二个站在船舷上，还没跳就被颠了下去。周继才深呼吸几口，刚一猫腰又被砸过来的海浪吓得朝后一退。再看甲板上，谈志军脱下救生衣随手一扔，橙色的救生衣立刻滑到周继才脚下，灯光中格外醒目。你不要命啦？他大叫，但谈志军已经窜了出去。

甲板上只剩他一人！探照灯使他什么都看不见。他其实没跳，他自己最清楚。他还在犹豫，一个大浪把他卷进海里，连呛了好几口。等到能凑合着在波浪间隙中换气时，他看到了船。船就在他身边，被探照灯照得刺眼，简直就在他头顶上。

他拼命划，上气不接下气，但船就是不见远！

甲板上又有人了，探照灯转向了他。他闭着眼睛拼命游，直憋得胸口针扎般地疼。眼前忽然一亮，探照灯近得就像是在跟他玩对虎。他想再潜下去，脚脖子却被钩子搭住。剧痛使他连呛几口水，但他还是挣脱了，只划了一下，大腿和腹侧又被同时钩住，还有东西压在他脑袋上不让他浮出水面。完了。海水正在进入他的身体，沉重却不由分说。若干年后他回想此刻，他联想到了黑洞这个词。那会儿他刚知道黑洞，他理解为身不由己。

几根搭钩把周继才拉到船边。探照灯光打在他脸上，白花花的没一点血色。他被他们拎上甲板，趴在那儿像个麻袋，过了一会儿才猛咳起来。

说！你们这是要到哪儿去？去干什么？

我、咳咳、我什么都没干！

那你跑什么？

周继才只顾喘息，他根本不能回答。

说！

我、我想出去转转，碍着谁的事了？

偷渡的？你是蛇头吧？

我……哪是蛇头啊？海水从身体里流走，他觉得自己渐渐空了。

蛇头是谁？

他们为什么问个没完？蛇头是……姓姚……

船上一共多少人？

周继才用尽全身力气说：连政府大院的人都跑了……盯着我干吗？

政府大院的？谁？

……

谁？说——！

声音很远，而且越来越远。周继才想看看声音是从哪里来的，但眼前一黑。

周继才趴在那里毫无反应。一个战士把他身体翻过来，周继才身下全是血，黑黑的堆成了一座山。

李翰宗

李翰宗从卫生间出来，头发还粘在额上。

好啦你？妻子孙淑琴说，擦干了没有？别弄得人家一身都是水。她已经躺下，身上搭着条毛巾被，头却在灯光之外。李翰宗笑了。你看灯光的照法，再听她说的话！她总能给出最恰当的暗示。“别弄得人家一身都是水”，好像这种事我经常做似的。

你笑什么？

李翰宗说我没笑。

你笑了！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

你又动坏脑筋了！

李翰宗又笑了。她把自己的想法用谴责的方式强加给你，然后等你开始然后她闭上眼睛配合你的动作。妻子在这个问题上总是动足了脑筋，李翰宗不知道其他女人是不是这样。作为一个男人，李翰宗知道这种暗示是无法抗拒的。

不过他没料到是今天。好像还没到日子似的。他们没孩子，无须顾忌什么，做爱的机会想必比别人多。要是没有事情打岔，一般是每周两次，文雅而且程序性强。但最近他对每周两次感到有点吃力，毕竟他已跨过了四十的槛。这些年他连撒尿都不如过去那么有劲，看着自己排出的那条线行而不远还淅淅沥沥，他经常想起西医学中医时听到的一句话：男过四十三，内裤湿不干。他还没到四十三可他已经感觉到了要发生的事。现在有时候撒完了还会在内裤里滴几滴，不过他没对她说。

上次是哪天？他想不起来了。窗帘在飘，外面风声很大。不管怎么说，他得先为明天的手术做准备。六年前一个华侨让李翰宗为他安装起搏器，上月他又回来了。起搏器现在每分钟只工作五十下。才六年，原来说好是十年的，看来美国货也不能相信。

我还有点工作，时间不会太长。他扳过灯罩晃她。

那你一会儿不要烦人！孙淑琴紧闭眼睛说。

她身上不该鼓起来的地方都鼓起来了，一棱一棱的，像是在与胸脯攀比。李翰宗总是纳闷为什么有些瘦子胸脯却很丰满，而妻子那么胖胸口却平平的。

我真的就一会儿，把手术步骤想几遍。他说。

那你想啊！看我干吗？

我没看。

你现在还在看！她背过身去，肩和背都圆滚滚的。李翰宗知道毛巾被

下面还有圆滚滚的腰。她好像又胖了些。

他们是高中同学。大学都是学医的，但不是一个专业。李翰宗在高中就是学习尖子，男生们憋足劲跟他比，女生们则想尽一切办法问他一些已经会了的问题，还装出半天弄不懂的样子。他考上中山医科大完全在情理之中，可孙淑琴也考上中山医科大是谁都没想到的，当时老师们觉得她要是能上师范就很不错了。

刚进大学就碰上了文革。他们一道串联跑过几个地方，当然是和其他同学一道。毕业后李翰宗分到湾头公社医院，孙淑琴在城里第一医院小儿科。李翰宗家在乡下，回来也没什么不好，就是离城远了点。孙淑琴顶着父母的压力，隔三差五地往湾头跑，晚上和他的女同事挤着睡，还蹲在井台上给李翰宗洗衣服，肥皂沫沿着她的手臂爬得老高。同事们拿他们打趣，孙淑琴总是笑着白李翰宗一眼。结婚后李翰宗因几例手术有了点名气，孙淑琴再在城里活动活动，他就被调进了城。现在他是第二医院副院长，二院的外科靠的就是他的名气。

孙淑琴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李翰宗把灯罩又压低一点。他们没孩子是孙淑琴的问题，说是要领一个，可到现在也没看到合适的。其实李翰宗并不真想领，一个单室套，如果加上孩子的小床、玩具，日子怎么过？他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医生总是在自己家人身上无能为力。有时他也想有个孩子，尤其是孙淑琴唠唠叨叨的时候。我真的困了。李翰宗有一次说。没这话，她高声叫道，你就是麻烦了！告诉你你就算是有福的了！要是我们有孩子还不止一个孩子你不是还得受着？李翰宗说怎么可能有不止一个孩子呢？她说我们结婚那会儿没说只能生一个对不对？李翰宗总是先让步的，吵下去也没意思。有两次吵得认真了些，是李翰宗在几天后悄悄把手伸进她的被窝寻找她的手。她就哭着骂他没良心，在后来做爱的时候还不住地用枕巾抹眼泪。事后李翰宗自己也觉得没劲。他尽量不吵了，但她却越来越啰嗦，还能绘声绘色地说人家家里的事，好像她当时在场一样。李翰宗觉得好笑。

你还没睡啊？孙淑琴转身眯缝着眼睛问。

快了。

几点啦？

十一点刚过你睡吧。

还下吗？

风雨声轻了一些，但窗帘还是不停地舞动。还下。好像小了。

孙淑琴踢踢髌髌起来喝水。她只穿着短裤，腰上一圈肉沿着松紧带向外隆起。睡吧，要不你明天怎么做手术？她爬回床上时说。

暖。李翰宗默写着手术步骤和注意事项。是得抓紧了。

风吹落了窗外的什么东西，李翰宗抬头时闪电正把窗框的轮廓投射在窗帘上。他的第一反应是扭头看妻子，但闷雷已经炸响。

唔？孙淑琴的反应没他预料的那么严重。

打雷了。他说。

睡吧。

暖。李翰宗把东西放在床头柜上，俯在妻子耳边问：唔？

唔什么？

李翰宗不回答，手开始动作。

关灯呀。她说。

李翰宗刚关灯电话铃就响了。

又怎么啦？孙淑琴抱怨着。因为他是副院长家里装了一门分机，打进打出都要总机转，铃声一响准是公家的事。

电话里说海岸警卫队抓到一个偷渡分子，此人掌握着重要情况，必须救活。

我就来，他说，手术室准备！

你这会儿要去？

有个偷渡分子受了重伤，他还有情况没交代。

国家机密？

李翰宗一愣。不会吧，特务也用不着偷渡啊。他把衬衫套上。你不是困了吗，还问那么多？

我怕累着你，真笨！

李翰宗把妻子抱起来吻了一下。他的手停在她的乳房上。

你快点回来。

那可说不定。

把手拿开。

为什么？

你知道。孙淑琴说着却往他怀里靠。

我得走了。李翰宗在这时放开了手。

真讨厌！让他们把这门电话掐了！

外科医生被叫总是发生了什么事，而有事就得叫李翰宗，因为只有他家里电话。他们都不记分机号码，只要对接线员说李翰宗就行。孙淑琴对此很有抱怨，凭什么光叫你一人啊？

只有我有电话嘛。

一个破电话还是分机，你退了去！

这是副院长的待遇，又不是我说了算。

那副院长的其他待遇呢？房子啊车子啊，哪儿？在哪儿？她的手平摊开来像是在向他要。在这方面李翰宗说不过她，所以“那就让他们把这门电话掐了”几乎总是争论的结束语。不过最近又多出一句：哪有光付出没有回报的？李翰宗知道这和报纸开展人才问题的讨论有关。很多文章讨论千里马的问题，在千里马要多吃饲料这点上观点一致。

他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千里马。和中学同学相比他现在还不错，可是大学同学现在当局长的都有好几个了。上次在广州聚会，还有同学说要派小车送他回来。那些不干医生的同学才是千里马呐，他们说的国外见闻李翰宗都不敢向孙淑琴复述。

他唯一的优势是家里有一门电话分机，但分机的作用是把叫他起来，